

人格

右任

人格

右任



中等學校適用教材

中國革命史

貝華編者 定價五角

本書凡五篇：第一篇革命之運動時代，第二篇革命之成功時代，第三篇二次革命，第四篇雲南起義，第五篇護法之役及中山先生之死。共五十一章，自中山先生創導革命起至十三年中山先生逝世止；前後凡四十年，對於革命諸役，均有詳明之紀載。附錄中山先生遺著『中國之革命』一篇，尤爲國人所必讀。欲知近四十年黨國及總理歷史者，不可不手在一篇。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第四版

人 格 (全一冊)

每冊定價三角

原著者 太谷爾

譯者 景梅九
張墨池

印刷者 光明書局

發行所 光明書局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上海棋盤街九十五號

著 爾 谷 太
格 人

目 次

一，人格世界.....	一
二，藝術是什麼.....	三
三，婦女.....	六
四，我的學校.....	七八
五，默想.....	一〇七
六，重生.....	一二三

譯合 池墨張 至九樽景

人格

太谷爾著

墨池 九譯

人格世界

『這夜恰像個黑暗孩兒剛從他白晝母親生產出來。無限的星宿圍繞着他底搖籃看守他，靜止着，惟恐把他驚醒』。

我預備這樣進行的，但我被科學一笑阻止住了。他對於我星宿是靜止的議論，取反駁的態度。

雖然倘若那是錯了，那麼，解辯不能向我要，應向星宿自身要去。他們明明白白地是靜止。是不容再去辨論的一個事實。

然而科學要辨論，那是他底習慣；他說：「當你想那些星宿是靜止的時候，只是證明你離他們太遠罷了」

我預備的回答，是當你說那些星宿是衝動的時候，只是證明你離他們太近罷了。

科學很驚訝我底輕率

但是我堅守我底地點，並說倘若科學有自由去佔近的一方面，且攻擊這個距離；他不能責備我說我佔反對的一方面且質問這近的實際。

科學確信這近的光景是最可靠的光景。

但我疑惑他或者符合他的意見。因為當我確信這大地是平坦在我的脚底，他改正我，說這近光景不是正光景，要得滿正的真實，那必須遠離去看他。

我正想去贊同他。因為離我們自己太近的光景是個我觀的光景，就是平坦和分隔的光——但當我們在別的東西裏邊看我們自己的時候，我們看出我們周圍的真實是圓的和接續的；這些事情，我們不知道麼？

但是倘若學科完全信仰那安全的距離，那麼，他對於星宿不靜止的迷信，要攔起來。

我們這些大地底孩童，到了我們夜學校一瞥世界如一全體。我們的大教習知道這宇宙完滿的光景，我們看着太可怕，好像那正午太陽的光景。要看他必須罩個昏霧鏡。親近的自

然 (Kind Nature) 在我們帶昏霧鏡的眼前，保持着這夜和這距離。於是我們通過鏡子看見甚麼？我們看見這星世界是靜止的。因為我們看見衆星相互聯繫，好像些金剛的鎖鍊掛在些靜默神靈的頸上。但天文家像個淘氣的孩子，在那鎖鍊上摘下一顆星來，於是我們看出他是圓轉。

去決定憑信那個是難事。星世界的證據是簡單的。你但舉起眼睛去看他們底外面你就信他們了。他們在你面前沒有美備的議論，對於我底心，那是最確切可信賴的題目。倘若你不信他們，他們也不傷心斷腸。但是當衆星中某一星獨從天空下來並且敏捷地私語去報告到數學家兩耳中的時候，我們看出拿那談話完全不同了。

所以讓我們大膽宣言說兩方實事對於衆星是一樣的真理。讓我們說他們在遠平面中是不動，並且說他們在近平面中是動。這衆星在他們和我一個關係中是真靜止，並且在別個關係中是真活動。遠和近守着兩相異的根據事實，但他們兩方面是屬於一個真理就是他們的主人。所以當我們承認一方面，並誹謗他方面：我們便損害說明他們兩方面底真理。

就這真理講，印度聖者頌伊巴尼沙 Jshopanshat 曾說「那動。那不動。那是遠。那是近」。

這個意思是說當我追究真理在他的近部分中的時節我們看見真理是活動的。當我知道真理全體是從遠處看他的時節，他仍然是靜止的。譬如我們追究一冊書在他的每篇章中，這書活動，但當我們已知道全書的時節，於是我們看出他靜止，守着一切篇章在他們相互關係中。

所以在存在的祕密中有矛盾相遇處的一點；於是活動地不是全活動並且靜止不是全靜止，於是觀念和形式，內容和外表，都是名字的；於是無窮的成了有窮的，尚且不失為無窮的。倘若這個意思解釋了，那麼，一切萬物成了不真實的。

當我通過顯微鏡看一玫瑰花一葉，我看見他在一個擴張空間裏大於我平常所佔的。我越擴張這空間他就越空闊了。所以在這純淨無窮中他不是玫瑰葉也不是一切東西。在那特別一點這無窮達於有窮的地方他僅成一個玫瑰葉。當我們向小或向大擾亂了那個點，這

玫瑰葉就確乎不真實了。

關於時間，也是一樣的。倘若用甚麼魔術，我能夠保持時間在我底正式表中，一面就於玫瑰葉迷亂他底速度，讓我們說，縮一月爲一分鐘，那時他掃過他底最初的露現到最後消失有我們不能看出的速快。人能確定在這世界中一切物是其他生物所知道的，但若他們底時間和我們的時間不同時，他們一切東西對我們就沒有甚麼了。這現象譬如一個狗覺察爲一嗅味不定他底時間合於我們腦中的，於是便落在我們世界以外了。

讓我舉一個例：我們曾聽見過算術家的怪事他們能於不可信的短時間中計算好些難問題關於算術的計算他們的心在一個不同的時間表中活動不但異於我們的并且也異於其他生命範圍中、他們自己的。彷彿他們心中算術一部分是在彗星中生活的，一邊別的部分是這地球的居民。所以這問題通過他作心條到他們的結算不但我們看不見，連他們自己也不能知道。

這是容易知道的事實我們時常作夢流過一個可計的時間時大異於我們醒時知覺的。我

們夢國的日晷五十分可以用我們鐘五分來代表。倘若從我們醒時的機會我們能注視這些夢景他們必像快車在我們面突飛的過去。或者倘從我們飛夢的窗我們能注看我們醒時覺知的緩行世界，也看着像用一個極大的速度倒退下去。以事實論倘若這些思想是在別的心裏運動過於在我們自己的心，我們很明白的時節；我們對於他們的推測，就我們的心裏時間的差異講，一定異於他們的。倘若我們隨着我們的幻想能調整我們時間的焦點，我們將看見那飛瀑是靜止的並且那松林像尼嘉納的綠瀑迅速的奔去。

如此說這世界是我們所察覺的情形，大概是一個確埋。我們想像我們底心是一面鏡，在我們外面所遇的事物都多少精密的返射着。反過來講我們心的本體是創造的重要元素。

這世界當我們覺察他的時候 在時間和空間裏爲我們不斷的創造。

創造的變化，是關於人心在時間和空間的相異焦點中察看着不同的現象。在一個空間看衆星的時候，被天文家喚作密度，於是他們是互相接近的並且不動。當看遊星的時候，看他們在天空很少的密度中，於是他們看着是遠離並且運動。倘若我們有這視力能在一個

大不同的空間裏，去看一片鐵的那些分子；他們能在運動中被看見。但是因為我們在時間和空間的無數規定中，看一切東西，所以鐵是鐵，水是水，而雲是雲。

有個熟悉的心理學事實就是因我們心理情形的規定，一切東西看着變了他們底性質，對於我們歡喜的目的物變成痛苦的，以及種種。在一個心靈的快活情態下邊，這些肉體的抑鬱，常被人迫予他們一種暢適。極端的諸例如殉義我們看着是高尙人類因為人心情狀在這勢力下邊使他們成了可能的幾乎是欲望的，決不是我們所能勉爲。在印度，那些失火的時候有許多可以觀察的，但他們不是按科學研究。就於誠信醫治的效驗程度，表示對於事體的心力，意見容有不同的地方，但他的真理已經從歷史曙光中被多人採用且實行了。我們道德訓練的法則，以改變我們心理的焦點及我們底遠景的事實爲基礎，這全世界，變成在某關係中一個創造，就是萬物底變值。所以對於一個人，當他是惡的時候，那是有價值的東西；當他是善的時候，變成更壞過無價值的東西了。

Wali Whitman

因變換他的心理位置，在他的詩中，表示一種大機巧，並且如此變換

他底世界和他離開了別人的，在那不同的性質和方式中重整萬物的意思。這樣心理的易動性，破滅一切事物就是那些根本定立在習俗中的。所以他在他一首詩中說：

我聽見那攻擊我的，說我要破壞組織；

但實在說起來我對於那些組織也不贊成，也不反對；

（真的我在平常和他們有甚關係——或者我破壞他們又有甚關係？）

我特要建設：在你 Mannahatta 中並在這些國家的各城中，海島並海濱。

並且在田野和森林中，還在水上留痕的大或小的各舟內，

不要房舍，或規則 或保護，或甚麼議論，

這個同志們貴重的愛情組織。

那樣四方的建築物很堅厚的組織，在詩人世界中成了水蒸氣的樣子，又像一個 Pontgen 光綫的世界對於他世界底一切固體物，都沒有甚麼存在了。在一面說同志底愛。他是通常世界中的流動物，看着好像雲來回繞過天空，不留一綫痕跡，對於詩人世界，是比一切組織

都穩固。於是他看見萬物在個時間內那靜的山脈過去如影，但好像是暫時的含雨片雲却是永久的。他深察他底世界是同志底愛，像不要堅固根基的片雲，是安穩而且真實，是不需要房屋，規則，保護，或議論，已建設了。

當一個人心像 Malt Whitman 的，在一個時間中，運動不同於別人的，他底世界是不須經移置而來到荒廢，因為在他底世界中心裏，住着他自己底人格。他底世界好像衆星中間的一個彗星，他的運動不同於別星，但他有他自己的實體，因為有中心人格底力。他或是一個大胆世界，或者算個瘋狂世界，依他的無限制的軌道拖他的別致的長尾掃過去，尙且他是一個世界。

但和科學是相異的，因為他在和世界是個世界的關係中打算全離却中心底人格。科學建設一個無人格且不更改的基礎屬於時間和空間的却不是創造的基礎。所以當他不幸觸着世界的實現就非常的迷亂了，他消滅到一個抽象中，於是萬物都是空。因為世界不是原子和分子或原蟲的活動或別的力，這金剛石不是炭素，並且這光不是以太的搖動。你從破

壞的觀察點默想他，決不能來到創造的實現。不但世界並且上帝都被科學剝奪了實現，在道理的制造所中使他解析人格關係的外部，並於是寫出結果作為不知和不可知的。當完全除過能知道上帝底人以外，說上帝是不可知的，那是多餘的話了。好比吃飯的人不在的時候說飯沒有吃是一樣的。我們乾燥的道德家對於我們也施行一樣的詭計為從他們底欲望，斷去我們底心。不為我們創造一個世界在其中有些道德觀念覓出美麗中自然的位置，他們反開始破壞那雖不完全却是我們自己建造的世界。他們在人類人格的位置中，放置道德的格言，並且在他們底放縱中證明那態度後面他們是惡詐的，給了我們萬物的這個觀察。但當我們剝去他態度的真實，他便失去他實現的最善部分。因為態度，就我講，是一個人格的關係。就於這態度，看着雖是外面，但他帶來內部精神的消息，你們的詩人曾說：

開始我們的研究，第一步使我們很悅怡，

這單純的事實，知識——這些方式——這原動力，

這微蟲或禽獸——知——眼——視力——愛：

咬這第一步，使我敬畏，使我悅怡，我難得去，並且難得要丟，那更遠處，但停止住，並且遲頓了一切時間，並且用極樂的歌曲唱伊。

我們底科學世界是我們道理的世界。他有他底偉大和利益並誘引。我們預備去恭敬他。但當爲我們要求發見一個真世界並笑那一切誠實人的世界，那時我們一定說他像一位將軍增長他的大勢力，要奪那王位。因爲世界的實現屬於人底人格，不屬於那道理，就是有用的和偉大的但他不是人底自己。

倘若我們能完全知道甚麼音樂的一部是比騷文 (Beethoven's) 的心中，我們自己能成好多的比騷文。但因我不能握住他底祕奧，所以我們在他的獨奏琴中，全不信任比騷文人格的要素雖然我們是完全覺悟他底真價值，是放在觸着我們自己人格底奧的威權中，但當獨奏琴奏同洋琴的時候守着事實的觀察，是更簡單的。我們能計算琴盤的黑白鍵，量度弦的長短關係，強弱，衆指運動中反覆進行的速度和次第，並且用得勝的情狀確定這是比騷文

的獨奏琴。不但如此，我們能預言同一獨奏琴的精密產物，不論何地不問何時我們的經驗，是依着他們的觀察，輾轉的。隨着平常從這個觀點討論獨奏琴，我們或把緊靠人格的本原和目的兩俱忘却，並無論是怎樣精密和秩序這手指和絲弦的交互動作的事實，他們不能了解音樂底最終實現。

一種技藝，是演者演他的地方那個技藝。自然，那技藝底法則是要去解析去熟練的。但不能確定這法則是他的實現，那麼，我們不能承受他。因為這技藝是屬於那演者的。這技藝隨他的演者人格，變易他的情形：因為有些目的是貪求得利的，有些貪求讚揚的，有些在他裏面看出消遣時光的意思，有些為滿足他們社會本能的意思，還有在純潔好奇的精神裏面為研究他的祕密去接近他的好些人。尚且一切經過多數的形式，他的法則還保住這同一。因為現實的天性是單位的變化。且這世界對於我們好像技藝——那是同一的然且對於我們全體不是同一的。

科學討論相似的元素，遠景的法則，顏色配合，然不用那些畫圖——這些畫圖是一個人

格的創造並且表現看他們底那些人底人格。科學所做的是從人格創造的研究點，退下去，却僅在創造底媒介上定他的注意。

甚麼是媒介？這有限的媒介就是無限的生存希望他自己表現的目標。這媒介就是表示他底自擾的界限——空間和時間形式和運動的定律。定律是理性就是普遍的——理性引導那創造觀念的不盡音律，在他底常變的形式中，嚴正地顯明他自己。

我們的個體心是保持普遍心底音律顫動的絲弦，並且協和於時間及空間的音樂中。我們心弦的量數和高音相差異並且他們底音調還未曾到他們完全地步，但他們的定律是普遍的定律就是有定形的樂器，用著他那永久的奏樂者，奏他底創造的舞樂。

因為這心樂是屬於我們所有的，我們也看出我們底位置是創造者。我們不但創造藝術和社會組織，並且創造我們内部的天性和外部的環境，他底真理歸於和普遍的定律相調和。自不然，我們的創造是但隨著神的宇宙大題目，變化的。當我們產出不齊的音律時，他們不定在調和或在靜止中就結束了。我們的自由像個創造者，在世界音樂的計畫中去貢